



孔祥筠

7. 2. 10 生

安徽合肥人

國立安徽大學文學系畢業

業

經歷／

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

婦工會委員

陸軍婦聯分會宣傳組長

現職／

師大國語中心教師

作品／

國劇劇本「陽明傳」、「新三笑緣」、

「鐵馬雲裳」

焚椒錄

國劇劇本組第二二名 孔祥筠

劇情概要

遼主耶律洪基（道宗，號天祐皇帝），后蕭氏，小字觀音，美姿容，能詩，善畫，喜音律，得專房寵。

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涎后美，賂宮婢單登兒，以明珠致意，后正顏拒之。而珠為登兒夫朱頂鶴所竊逃，登兒無以覆乙辛命，不得已，誣言后受珠而拒其請，且將訴諸遼主，欲殺乙辛。乙辛懼且憤，與心腹張孝傑計，偽作十香淫詞，使登兒誘后書之，以為佐證，誣后命入內承值高長命召伶官趙惟一入宮而與之通，謂詞乃后手書賜惟一者。遼主命乙辛孝傑治其獄，酷刑鍛煉，惟一自殺，長命誣服。獄聞，遼主激怒，賜后死。

事見王鼎所著「焚椒錄」。然鼎所記僅謂：「乙辛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為快快。」僅此微隙，似未足啟乙辛必欲殺后之謀。且在劇情發展上，亦難處理，更缺乏戲劇性。茲改為乙辛私慕蕭后，為后所拒，因愛生恨，

由恨成仇，遂萌惡念。如此，較有衝激，且加強舞台效果。

戲劇固不必盡依史實，況「焚椒錄」原屬野史，正不妨稍有出入。按蕭后被害事，遼史語焉不詳。王鼎乃遼臣，有所忌諱，亦在意中，則本劇情節，或非全出臆度也。

本劇主旨，在於啟示人之地位愈高，愈宜謹言慎行，蕭后之死，固皆成於乙辛。然其始也，由於伶官得入宮帳，遂予奸人以口實。而遼主輕信讒言，致國家之禍，妻子莫保，蕭后所生太子，亦為乙辛所害，再傳遂亡於女真，亦可鑑矣！

編者謹識

角色分配及扮像表

劇中人角色扮像 備註

耶律乙辛 武生 俊扮，獅子盔，翎，尾白龍箭，短斗蓬。白蟒。白開氅。青高底。

天祐帝 淨 油白三塊瓦，黑滿，鞦韆帽，黃馬褂，黃龍箭，大斗蓬。草王盔，翎，尾，赭黃蟒。青高底。

蕭后 花彩 昭君套，翎，尾，魚鱗甲，大斗蓬。古裝頭，古裝（或宮裝。）青對襟褶子，彩靴，彩鞋。

朱頂鶴 丑 豆腐臉，小鞦韆帽，花箭衣，大坎肩，青薄底。

單登兒 花旦 古裝抓髻，古裝，大坎肩，彩鞋。

趙惟一 小生 俊扮，豆包，抹額，青花褶子，花箭衣，大坎肩，青薄底，黑箭衣，甩髮。

張孝傑 方巾丑 腰子臉，黑吊搭，尖翅紗——掛狐尾，黑蟒，朝方。

蕭惟信 淨 紫十字眉 老臉，白滿，白鬚條，八面威——掛狐尾，紫蟒，青高底。

高長命 丑 豆腐臉，白鬚條，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開氅。朝方。黑箭衣，白髮圍。

太子 娃娃生 孩兒髮，綉花襖，袴，花鞋

公主 雙抓髻，綉花襖，袴，花鞋

大太監（甲） 丑 豆腐臉 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朝方。

大太監（乙） 小生 俊扮，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青高底。

大太監（丙） 淨 白太監臉，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青高底。

龍套

番兵

羽林軍

小太監
宮女
歌童
舞女
掌刑
旗牌
車仗

第一場 行圍

(急急風)，牌子，四龍套，四番兵，耶律乙辛上)

乙 辛：(快點將)，上高台，唸詩) 奇才蓋世氣崢嶸，兩臂能開百石弓，雄心好似垂天翼，不向人間拜下風。(白)
(武生飾)

某，大遼邦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只因皇叔重元，興兵造反，是某平亂有功，賜爵趙王，加封太師之職。狼主班師回朝，可敦娘娘，前來迎駕，狼主有詔，在這伏虎林大開圍場，與娘娘行圍較獵，軍士們！

衆 (啊！)

乙 辛：伺候了！

內 狼主、娘娘駕到！

乙 辛：排班接駕。(下高台，領衆歸大邊。)

(牌子，四羽林軍，四大監——各執戈戟，金瓜、鉞斧。二大太監——佩劍。天祐帝、蕭后——騎馬上。)(乙辛衆跪接，帝、后下馬上高台，乙辛持令旗，上大邊椅子，衆歸後站正一字)

天 祐：打開圍場。

(淨飾)

乙 辛：打開圍場。(搖令旗，鳴角，搗鼓。[急急風]下椅子，上馬，率龍套，番兵對抄下。)

天 祐：好一片圍場也！(唱石榴花) 但則見——平疇曠野草連天，又聽得鼙鼓鬧聲喧，放出了細犬蒼鷹，放出了細犬蒼鷹，四下盤旋，好叫孤——孤的胸懷開展，(笑介) 啊哈哈……

(陰鑼) 四鹿形兩邊上，對抄下)

蕭后：呀！（唱前腔）又只見成群麋鹿走郊原，恰便似羽箭乍離弦，霎時間無影無蹤，霎時間無影無蹤，沒入荒煙，
（花衫飾）

保殘生——落得東逃西竄。

天祐：梓童。

蕭后：狼主。

天祐：群鹿奔逃，我二人分途追趕，先獲鹿者為勝，妳看如何？

蕭后：臣妾遵旨。

天祐：帶馬伺候。

蕭后：（同下高台，二大太監遞弓箭，二小太監帶馬，天祐蕭后上馬，邊唱邊做——〔黃龍滾〕）挽雕弓忙跨金鞍，挽雕

弓忙跨金鞍，黃沙滾滾遮雲天，憑著這狼牙羽箭，憑著這狼牙羽箭……

天祐：（獨唱末句）顯神威權當是逐鹿中原。

蕭后：（同亮像）請，（急急風）兩邊下，羽林軍、大、小太監隨下。

第二場 打虎

（陰鑼），虎形上，一望兩望，下場門虛下。）

蕭后：（內唱西皮倒板）隨王駕獵園場春風駘蕩（望家鄉），一鹿形上，歸大邊，蕭后追上，唱快板）追飛逐走馬蹄

忙，麋鹿奔馳荒原上，風吹草偃難躲藏，開弓便把（唱散）鳴翎放——（射鹿形，鹿形帶箭逃走，追園場，鹿形下，

虎形下場門沖上，后驚墮馬。（掃頭）

乙辛：（急上，打虎形死，扶后起介）娘娘受驚了！

蕭后：……（與乙辛對看介）多謝將軍搭救。

乙辛：臣救駕來遲，死罪呀、死罪！

蕭后：將軍何罪之有？不知將軍姓甚名誰？官居何職？

乙辛：臣乃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一向在邊關鎮守，不曾覲見娘娘。

蕭后：哦！原來是耶律將軍，此番掃平大難，乃將軍之功也。

乙 辛：娘娘誇獎了。

(四羽林軍、二大太監、天祐帝上，下馬)

天 祐：梓童怎麼樣了？

蕭 后：若非耶律將軍搭救、臣妾幾膏虎口。

天 祐：(向乙辛)卿力能伏虎，真乃賁育之勇也。

乙 辛：此乃狼主娘娘洪福。

天 祐：內侍。

大太監(甲)：奴婢在。

天 祐：將此虎付與御膳房，剝皮烤炙，在御營大宴群臣，不得有誤。

大太監(甲)：遵旨。(領二羽林軍抬虎形下)

天 祐：回轉御營去者！

(羽林軍帶馬，天祐，蕭后上馬，乙辛恭送，羽林軍，大太監乙，帝后同下)(乙辛向下場門呆望，轉身作神，
(九錘半)揉肚子——表示對后愛慕，格於名份，不敢冒昧，作無奈狀、下)

第三場 大宴

(落二道幕)

高長命：(弔場)咱家——教坊司入內承值高長命，狼主在御營大宴群臣，命咱家傳喚教坊伶官朱頂鶴，單登兒夫妻二人，
(丑飾)

帶領歌童舞女，席前伺候，就此前往。(下)

(音樂牌子)

天 祐：(幕內唱西皮倒板)烹鳳髓、炙龍肝御營張宴——幕啟，設御營佈景——黃色幃幕、墨龍屏風，龍鳳旌旗，各種儀仗，金漆案椅，天祐，蕭后中坐，乙辛及五大臣兩邊坐，二大太監，高長命立兩邊，四太監，二掌扇宮女後立，
大太監斟酒。

天 祐：(唱西皮原板)君臣們逞豪情樂奏鈞天——

蕭 后：(接唱原板)在荒郊逢猛獸險遭大難，多虧了英雄將賁勇相援——

天 祐：(接唱原板)高長命你與孤(唱散)把教坊人喚——

高長命：如婢在。

天 祐：天魔舞演奏上來。

高長命：天魔舞伺候哇！

(朱頂鶴——領四舞童，單登兒——領四舞女，兩邊上，音樂牌子，舞畢分下)(朱頂鶴，單登兒兩邊侍立介)

天 祐：(三笑)啊哈！阿哈！阿哈哈……

蕭 后：(唱散板)飲瓊漿觀妙舞且自開顏。

天 祐：梓童！

蕭 后：狼主！

天 祐：妳在園場遇虎，多虧乙辛搭救，可下位把盞，以旌其功。

蕭 后：領旨！(出位，大太監(甲)執壺)

乙 辛：(出位，俯伏)折殺為臣了！(即起介)

蕭 后：(唱二六)筵前領了君王命，纖纖玉手捧金樽，灤河定難威名震，伏虎林赤手搏山君，似這等蓋世奇才護與並，

這一杯御釀表一表功勳，走向前來(唱散)把酒敬——

……(乙辛情不自禁，陰掐后腕，后驚，杯墮，拂袖薄怒)

天 祐：梓童，這是何故？

乙 辛：(佯醉伏案，吐介)嗚啞……

蕭 后：(神介)呀……(背供，唱快板)乙辛大膽敢胡行，怎奈他匡國才勳業彪炳，我只得學當年楚王絕纓，(神介)

罷、罷、罷、罷用巧言(唱散)把真情來隱——怕的是他君臣離德離心——(白)耶律將軍大醉失儀，望狼主寬恕。

天 祐：既然如此，朱頂鶴！

朱頂鶴：奴婢在！

(丑飾)

天 祐：你夫妻二人，將趙王扶歸營帳，歇息去吧！

朱頂鶴

單登兒：領旨！(扶乙辛起立，出帳至大邊台口)

(花旦飾)

乙 辛：(回頭一望介，吐介)嗚啞……(同朱頂鶴單登兒下)(打初更，蕭后歸坐介。)

天 祐：甚麼時候了？

大太監：已交初鼓。

天祐：今日之宴，可謂盡歡，衆卿各歸營帳去吧！
衆：謝主龍恩。

(衆窩下)

第四場 媚貴

(吹鈔子——畫角聲，打二更，二衛士——執戈下場門上，在大邊往來巡查介。)(小開門)朱頂鶴、單登兒扶乙辛上。)

乙辛：(醉態昵聲)美人兒，妳姓甚名誰？在宮中是何職守？(朱頂鶴驚且怒，作神介)

單登兒：(媚態)奴家單登兒，以前是宮中侍婢，只因能歌善舞，派往教坊司領隊，多蒙娘娘待同骨肉，還時常進宮侍奉啊！

乙辛：哦！原來如此，(緊摟單登兒，朱頂鶴生氣作神介)(二衛士執戈敬禮，乙辛甩開朱頂鶴，朱倒地介)隨我來呀哈……(摟單登兒下)

(朱爬起，欲跟入，衛士阻之，朱懼，蹲小邊台口，抓耳撓腮，焦急萬狀。)

單登兒：(下場門內)王……爺……

乙辛：(下場門內)啊哈哈……

(朱頂鶴立起，側耳細聽，指自己，比手式——作烏龜狀，捶胸頓足，無可如何。)(打三更，朱沮喪之餘，倒地而睡。)(打四更，二衛士上場門上，換班，原二衛士上場門下。)(打五更。)

單登兒：(下場門上，欠伸，捶腰——作慵懶狀，看天介)哎哟！天都快亮啦！(見朱頂鶴臥地，踢介)起來，起來！

朱頂鶴：(驚醒，跳起，揉眼看介)哈哈！我把妳這個臭娘們兒，幹的好事兒呀！我這朱頂鶴，豈不成了綠毛龜了嗎？

著打吧！(舉拳欲打，單付銀一錠，朱接過，掂一掂，意嫌不足，又舉拳介)不行，我非打妳不可！(單又付金一錠，朱接過，掂一掂，舔一舔，笑介)嘿……(將金銀揣懷內介)

單登兒：(鄙夷介)瞧你這不開眼的東西，還有好的呢！回去再看吧！(走反圓場，朱後隨)(二衛士暗下)(邊走邊說)我說朱頂鶴呀。

朱頂鶴：幹甚麼呀？

單登兒：你不想發財呀？

朱頂鶴：誰不想發財呀？

單登兒：想發財就得聽我的。

朱頂鶴：聽妳的怎麼樣啊？

單登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我往趙王千歲那兒多走兩趟，你就發了財啦！

朱頂鶴：（立住介）那……那我不成了活王八了嗎？

單登兒：咳！你沒聽說過嗎？這個年頭兒，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呀。（繼續走）

朱頂鶴：……你不知道，這王八好當氣難生哇！

單登兒：（揪朱耳介）你給我進來吧！（同挖門進去）

朱頂鶴：妳不是說還有好東西嗎？拿出來瞧瞧！

單登兒：給你開開眼吧！（出示錦匣，內藏巨珠）

朱頂鶴：（目瞪口呆）哎喲我的媽呀！（驚倒介）

單登兒：瞧你這份兒德性！

朱頂鶴：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大的珠子，真個的，這是那兒來的呀？

單登兒：這叫夜明珠，乃是趙王千歲的傳家之寶。

朱頂鶴：這……這也是給妳的嗎？

單登兒：這個可不是給我的——你拿耳朵來，我告訴你，（朱頂鶴湊近，單登兒附耳悄語，朱作神介）

單登兒：……你聽明白了沒有？

朱頂鶴：（驚怕介）哎呀——給娘娘拉皮條，可不是好玩兒的呀！

單登兒：趙王千歲那個脾氣，眨眨眼就要殺人，我敢不答應嗎？

朱頂鶴：話是這麼說，這個事兒可不能著急呀！在這行營之內，狼主娘娘寸步不離，只好回到宮裡頭再找機會，這顆夜

明珠，也別立刻獻給娘娘，得先探探她的口氣。

單登兒：你說的倒也有理（欠伸介）哎喲！我要睡覺去啦！（下）

朱頂鶴：（向下場門一望）哈哈！這個臭娘們兒變了心啦！嘿！我不免把這顆夜明珠，偷到手裡，逃奔南朝，豈不是

潑天的富貴嗎？……哎呀！慢著！這兒離邊界太遠，難以脫身，不免回到京中，再行下手，我就是這個主意！

我就是……

單登兒：（內）你倒是快點兒來呀！

朱頂鶴：來啦、來啦、來啦！（急下）

第五場 徵歌

(落二道幕，音樂牌子。)

(內合唱「回心院」詞)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

(幕啟，設宮廷佈景——彩畫屏風，紅色盤金龍楹柱，繡幃，金漆几案、椅子)(八宮女執宮燈，提爐，蕭后，二掌扇宮女上)

蕭后：(唱西皮慢板、轉原板) 雁南飛、黃花瘦、秋容黯淡，坐深宮、只落得、顧影自憐，都只為、諫田獵、聖心煩厭，終日裡、羊車望幸也徒然，想當初進宮來備承寵眷，坐同席、行同輦、不羨神仙，又誰知如今冷落長門怨，無奈何把衷情(坐外場，唱散) 暫寄管弦。(白) 唉……狼主性耽田獵，屢諫不從，反生厭遠，不曾臨幸東宮，已然數月。是我自製新詞，名曰「回心院」命教坊被之管弦，以圖感動狼主。昨日登兒言道，伶官趙惟一，能歌此曲，為此宣他進宮，御前演奏，正是——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

單登兒：(上) 啟稟娘娘，趙惟一宣到，宮門候旨。

蕭后：喚他進來。

單登兒：是，娘娘有旨，趙惟一進宮啊！

趙惟一：(內) 來了！(上) 曾讀詩書明禮義，但憑歌舞侍宮廷，(入介) 奴婢趙惟一與娘娘叩頭(叩頭介)

(小生飾)

蕭后：罷了，起來！

趙惟一：謝娘娘！(起介)

蕭后：聞聽登兒言道，你已將「回心院」曲，習練純熟，便可演奏上來，侍兒！銀箏伺候！

(二宮女抬案，上放銀箏，置后前)

趙惟一：遵旨！(脫長衣，內穿舞衣，唱「回心院」作身段，后彈箏伴奏介)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

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

大太監(乙)：(上) 啟稟娘娘，狼主下朝回來，不入宮門，轉往別院去了。

蕭后：(神介) 這……知道了，(唱西皮散板) 聽此言愈教人心灰意懶，垂粉項、蹙蛾眉、珠淚輕彈，魚水歡、鸞鴦、

情全成夢幻，竟把我當作了秋扇棄捐。

單登兒：娘娘心中不快，你等俱各退下。

(衆兩邊下，趙惟一欲行)

蕭后：趙惟一。

趙惟一：奴婢在！

蕭后：登兒！取黃金二錠、蜀錦一端，賞賜於他。

單登兒：是啦！(取金、錦付惟一)

趙惟一：(叩頭介)謝娘娘！(欲行介)

蕭后：轉來，(惟一轉身)「回心院」曲，還要多多演練，以備傳呼。

趙惟一：遵旨！(下)

蕭后：……(嘆介)唉……

單登兒：(神介)娘娘，您這些日子，老是長吁短嘆的，莫非是為了狼主久不臨幸嗎？

蕭后：……(略一沈吟)狼主不來臨幸，倒還罷了，只是他性耽田獵，那日圍場遇虎，餘悸猶存，倘若狼主也遇此事，

怎生得了！?

單登兒：可說得是啞！那一天在伏虎林，要不是趙王千歲打虎救駕，可就了不得啦！

蕭后：正是如此！

單登兒：說起趙王千歲來——(神介)你瞧他這個人兒怎麼樣啊！?

蕭后：此人堂堂一表，智勇雙全，真乃棟樑之器也！

單登兒：可惜這個棟樑之器呀，他得了重病啦！

蕭后：(微訝)哦……就該請太醫調治呀！

單登兒：他這個病啊！神仙也治不好，他得的是心病——俗語兒就叫相思病。

蕭后：(不以為然)哎，他富貴已極，何求不得？害的甚麼相思病啊？

單登兒：咳！他想的這個人兒呀！可沒有那麼容易！

蕭后：(略悟)他——他想到的是那個啊？

單登兒：這個……奴婢不敢說。

蕭后：但講何妨。

單登兒：娘娘恕奴婢的死罪，怒婢才敢說啞！

蕭后：恕你無罪，只管講來。

單登兒：他……他想的……就是……就是娘娘！(急跪倒俯伏介)奴婢該死！

蕭后：(與單跪同時，立起轉身，右手扶椅背，右手翻袖上揚)呀……(神介，唱南梆子倒板)單登兒說此話——(轉原

板)好生大膽——

單登兒：奴婢著實的該死。

蕭后：方才怒過妳了，妳且起來。

單登兒：謝娘娘！(叩頭起立一旁介)

蕭后：(唱南梆子)不由人心驚意惱臉帶羞慚，(作神介，白)那乙辛(接唱)他縱然是才貌超群奇勳屢建——(行弦，

神介)怎不願君臣分痴心妄想念起無端，我身為一國母臣民儀範，焉能夠行輕薄濶上桑間？一霎時只覺得柔腸百轉——(行弦，變怒色，白)登兒！(接唱流水)滿腔怒火上眉尖，妳出入宮闈年非淺，不該肆口亂胡言，平日的辛勤若不念，管叫妳——(唱散)一命喪階前。(白)單登兒！

單登兒：(發抖介)奴……奴婢在。

蕭后：這樣的言語，敢來冒瀆宮闈，不念平日辛勤，定行處死，與我出宮去吧！

單登兒：謝娘娘！(欲出介)

蕭后：轉來——去對那乙辛言講，不可再生妄念，如若不然，定要稟知狼主，叫他吃罪不起，去吧！

單登兒：遵旨！(出門，彈汗介)哎喲！我的媽呀！(下)

蕭后：這是那裡說起，(唱西皮搖板)那乙辛恃功勞敢生妄念，全不想月中桂怎可攀援？但願得狼主爺心回意轉，(走向大邊)一瓣心香謝上天。(下)

第六場 失寶

朱頂鶴：(急上，唸撲燈蛾)偷來無價寶，無價寶，撒腿往南跑，天降一場真富貴，丟下老婆不要了——不要了。(急下)
單登兒：(內喊)朱頂鶴——(急上，兩邊叫)朱頂鶴！朱頂鶴！不……不好了！(唸撲燈蛾)夫主不良——夫主不良——生性

似豺狼，結髮之情全不管，偷了寶貝害老娘——害老娘！(白)好一個朱頂鶴呀！他偷走了寶珠，把我害得好苦，偏偏娘娘又不肯應允好事，還差點兒把我處死階前，丟了夜明珠又沒法兒向趙王千歲覆命，況且這個事兒又不能聲張，看將起來，只怕我的性命難保……單說這……(跺脚介)咳！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良心二字啦，我未免向趙王言講，娘娘收了寶珠，卻不肯應允好事，還要稟知狼主，要他項上的人頭，料他們倆人也無法對証，混過一時，再做道理。正是——只得憑利口，暫且救燃眉。(下)

第七場 謀陷

乙 辛：（低音〔快長錘〕）上，唱西皮搖板念佳人逼不住朝思暮想，捨卻了傳家寶要打動紅妝，將身兒且坐在華堂之上——（坐外場）但不知何日裡得效鸞鳳。

單登兒：（上，唱搖板）失寶珠嚇得我魂飛魄喪，進府來見千歲道短說長。（入介）奴婢拜見王爺！

乙 辛：哦……（悄聲）所辦之事，怎麼樣了？

單登兒：（跪，哭介）哎呀，王爺呀……（唱流水）未曾開言淚汪汪，王爺在上聽端詳，娘娘不把情義講，她把那打虎的事兒拋向一旁……

乙 辛：（神介）啊？那夜明珠呢？

單登兒：她——（接唱流水）她收下了明珠不認賬，反將奴婢斥罵一場——（行弦）

乙 辛：（氣介）可惱哇！可恨！

單登兒：王爺呀！（接唱流口）怪只怪奴婢做事太莽撞，縱然萬死也該當，娘娘她——（行弦）

乙 辛：她便怎樣啊？

單登兒：（唱西皮散板）她言道要對狼主講，怕的是滔天大禍起蕭牆，感王爺待奴婢（唱散）恩深海——（哭頭）樣（膝行，

扯乙辛衣襟介）我的千歲爺呀——你身家性命要仔細提防。（白）娘娘言道，她還要稟知狼主，要您項上的人頭哪！

乙 辛：哎呀！（唱西皮小倒板）猛聽得單登兒一番言講，（白）罷了哇，罷了！（唱散板）不由人又驚又恨又慌張，轉

面來再對登兒講，（白）妳且起來，（扶登起介）（接唱散板）全性命必須要早作商量。（白）旗牌走上！

旗牌：（上）王爺有何差遣？

乙 辛：請參知政事張大人過府議事，不可遲延，快去，快去！

旗牌：遵命！（下）

乙 辛：登兒！

單登兒：王爺！

乙 辛：那張大人乃是我的心腹，等他來時，就說娘娘要加害於我，卻不可提起獻珠之事，妳要……（附登兒耳介）這樣講。

單登兒：是啦！

旗牌：（上）張大人到。

乙 辛：有請。

旗 牌：有請張大人！（下）

張孝傑（方巾丑飾）：（內）來了！（上）文章魁天下，機謀滿腹中，（入介）參見千歲！

乙 辛：大人少禮，請坐！

張孝傑：有坐！（坐大邊）

乙 辛：登兒，見過張大人。

單登兒：參見張大人。

張孝傑：罷了！千歲相招，為了何事？

乙 辛：哎呀大人哪！可敦娘娘，蓄意謀害本爵，若非此婢報信，必遭毒手，想你我休戚相關，還要大人想一良策。

張孝傑：（一驚，沈吟介）娘娘因何要謀害千歲？

單登兒：只因國丈蕭惠，見王爺功高望重，心中不服，與娘娘定計，要謀害王爺。

張孝傑：（點頭介）我來問妳，狼主終日行圍，娘娘獨處深宮，作何排遣？

單登兒：娘娘自製「回心院」新詞，命教坊譜成歌曲，還時常宣召伶官趙惟一，入宮演奏吶！

張孝傑：趙惟一——（神介）莫非就是那年方弱冠的美貌少年麼？

單登兒：不錯，就是他！

張孝傑：啊千歲！下官有計了！

乙 辛：計將安出？

張孝傑：娘娘性耽音律，能詩善書，必須編些淫詞艷曲，誘她親筆寫出，假傳懿旨，賜與趙惟一，然後著人出首，就說

他私侍娘娘，以詞為証，千歲你看如何？

乙 辛：計是好計，只是狼主性如烈火，這等施為，娘娘性命休矣！

張孝傑：哎呀千歲呀！事到如今，不是你死，便是她亡，這婦人之仁，是使不得了。

乙 辛：也罷，就照此計而行，只是這淫詞艷曲，還勞大人高才。

張孝傑：下官効勞！

（單登兒磨墨，孝傑寫介）

張孝傑：千歲請看。

乙 辛：提筆立就，真乃狀元之才，但不知此詞何名？

張孝傑：每首之末，皆有一個香字，可名「十香詞」。

乙 辛：十香詞——啊！大人！但憑此詞，只怕還不能激怒狼主。

張孝傑：待下官再寫上幾句——（寫介，唸）宮中只數趙家粧，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多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啊，千歲請看，詩中含有「趙惟一」三字，豈不是娘娘懷念於他麼？登兒姑娘，可將此詩詞，持入宮中，假說是宋國皇后所作，請娘娘御筆書寫，便成雙絕，以此為証，定然激怒狼主。

乙 辛：只是還要有人出首。

單登兒：奴婢情願出首。

乙 辛：好！事成之後，自有你的好處，後面擺酒，與大人同飲。

張孝傑：謝千歲！

乙 辛：登兒，妳也來呀，哈……（三人同走小園場，孝傑，登兒下，乙辛繞至小邊，向下場門一望，忽然愣住，〔滾頭子〕作身段——表示對蕭后意猶不忍，最後下定決心，頓足介）咳！（下）

第八場 中計

（單登兒，二宮女——扶蕭后上）

蕭 后：（唱反四平）黃葉落、滿階階、蕭條景象，雁聲哀、西風緊、倍感淒涼，進箴言、失天寵、愁懷難放，病懨懨、

損卻了往日容光，「回心院」寄衷情、空勞夢想（坐內場）擁寒衾、數殘漏、柱斷柔腸，（嘆介）咳——

單登兒：娘娘，這些日子，您飲食少進，容光清減，只怕有傷鳳體，還要多多珍重啊。

蕭 后：心中煩悶，難以排遣，叫我怎生珍重啊？

單登兒：哦！我想起來啦，奴婢在外邊兒，抄來幾首詩詞，請娘娘御覽，說不定許能夠開心解悶兒呢！

蕭 后：拿來我看。（登兒出詩，鋪案上，蕭后看，唸介）「十香詞」——（再看）妙哇——（唱二黃快三眼）玩新詞不由人愁眉暫放，一行行、一字字、盪氣迴腸，雖然是綺語綿綿呈紙上，羨斯人、妙筆生花，錦心繡口，他的絕世才堪玉尺量，回頭來再對登兒講，這詩詞出誰手（唱散）細道其詳。

單登兒：做稟娘娘，此乃宋國皇后所作，您瞧好不好哇？

蕭 后：字字珠璣，真佳構也。

單登兒：真的那麼好嗎？我說娘娘，她是宋國的皇后，您是大遼的可敦，您要是把它書寫出來，豈不是雙絕嗎？

蕭 后：這也使得，文房四寶伺候！

單登兒：是啦！（磨墨介）

蕭 后：（提筆，唱二黃散板）似這等絕妙好詞，令人激賞她也是天家眷貴擅椒房，但不知可與我遭逢一樣——（寫介）拂

霞賤、揮彩翰、且遣愁腸。

單登兒：求娘娘賞給奴婢，可就成了傳家之寶啦！

蕭后：看妳不出，也會附庸風雅，妳就拿了去吧！

單登兒：（叩頭介）謝娘娘！

蕭后：久未揮毫，不覺眼昏手顫，侍兒扶我來！（二宮女扶下）

單登兒：娘娘親筆所書，已然到手，不免送與趙王千歲，照計而行——娘娘呀娘娘！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妳啦！（下）

（此場演完，可休息）

第九場 毒拷

（急急風）四掌刑，四旗牌，乙辛，張孝傑上）

乙辛：奉了狼主命。

張孝傑：審問大逆人。

（同坐內場，掌刑，旗牌，站兩邊介）

乙辛：將趙惟一、高長命押上堂來！

（四掌刑，押趙惟一、高長命上，二人跪介）

乙辛：將高長命吊在一旁！

（二掌刑吊起高長命——站大邊椅子上）

乙辛：趙惟一——有人出首，你乘狼主陰山狩獵，隨高長命夜入宮闈，私侍皇后，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

趙惟一：（叫頭）千歲大人哪！小人雖充賤役，曾讀詩書，焉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求千歲大人詳察！

乙辛：一派胡言，與我打！（拍案介）

（四掌刑按趙惟一打介）

掌刑：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趙惟一：（亂錘）做身段）哎呀！（唱西皮散板）上堂來先打四十棍，皮開肉綻血淋淋，這樣的冤情怎招認……（白）

千歲大人哪！（接唱）明鏡高懸辨假真。

張孝傑：趙惟一！你還不招認麼！

趙惟一：既是有人出首，就該傳上堂來，與小人質對。

張孝傑：好一張利口！來呀！

衆：啊！

張孝傑：重打一百皮鞭！

(二掌刑鞭打趙惟一，翻滾撲跌，作身段介)

趙惟一：哎呀——(唱西皮散板) 這皮鞭打得我痛楚難忍——(亂錘) 痛介)

乙 辛：趙惟一——你要與我招！

張孝傑：你要與我——講哪——

趙惟一：(唱散板) 縱然打死也難招承。

乙 辛：大刑伺候！

(四掌刑扶推一向外跪，上夾棍介)

張孝傑：趙惟一，你招是不招。

趙惟一：無有甚麼招的。

乙 辛：與我收！(拍案介)

掌 刑：啊！(收夾棍，惟一昏暈介) 犯人暈刑！

張孝傑：冷水噴醒！

(掌刑噴趙惟一介)

趙惟一：哎呀——(甦醒，痛介，唱西皮小倒板) 霎時間只覺得三魂不定——(接散板) 似這等冤枉事真似覆盆，翹首望天天

不(哭頭) 應——蒼天爺呀——守綱常怎能夠亂講胡云？(叫頭) 蒼天哪——天——我趙惟一死不足惜，焉能使國母受

此污名，也罷！待我咬舌自盡了吧！(咬舌，吐血，死介)

掌 刑：趙惟一咬舌而亡！

乙 辛：將屍首搭了下去！

掌 刑：啊！(二掌刑抬趙惟一下)

乙 辛：將高長命解下椿來。

(二掌刑解高，下椅子，跪介)

乙 辛：高長命，你可曾帶領趙惟一，夜入宮闈，私侍皇后，快快與我講來！

高長命：(神介) 這……

張孝傑：高長命！你若不招，可曾看見趙惟一的模樣麼？

高長命：哎呀慢著——事到如今，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這把老骨頭，還禁得住非刑拷問嗎？待我屈招了吧！千歲大人！所問件是實。

乙 辛：畫供上來。

（旗牌持招狀，命高畫供介）

張孝傑：押了下去！

（二掌刑押高長命下）

張孝傑：就該即刻進宮，奏聞狼主！

乙 辛：大人言之有理，帶馬伺候。

蕭惟信（淨飾）：（內）慢慢慢哪——（急急風）上，亮像，上堂）千歲大人請了！

乙 辛：（同）老元戎到此何為？

張孝傑

蕭惟信：（叫頭）千歲大人哪——皇后身為國母，端重賢明，安能輕信教坊賤婢，一面之詞，妄加誣陷，豈不有傷國體——（乙辛、孝傑作神介）（唱西皮倒板）在公堂過不住滿懷激憤——

張孝傑：老元戎！你偌大年紀，還是這樣的火性啊！

蕭惟信：嗯——（唱西皮原板）叫一聲趙王千歲張大人！蕭娘娘入宮來賢良端正，作母儀、行教化、懿德昭明，誕育儲君為

國本，怎容得淫賤婢血口噴人，燭照奸宄在公等，才不愧立朝綱為國大臣。

乙 辛：老元戎！（接唱原板）老元戎說此話欠思忖，俺乙辛並非是大義不明，蕭后宮中失寵幸，分明難耐守孤衾。（蕭

拂袖介：哼！）私通惟一有憑証，十香詞懷古句（唱散）親筆是真。

蕭惟信：你住口——（唱西皮搖板）聞言怒發如雷震。（接快板）乙辛說話太不臣，狂言妄語誣宮禁，陷害國母罪非輕。

乙 辛：蕭惟信——（接唱快板）休仗你三世老臣承願命，俺也曾南征北討立功勳，今奉聖旨來審問，高長命已然吐真情，

家齊國治古有訓，要為狼主肅宮廷。

蕭惟信：（接唱快板）趙惟一已死無對證，高長命乃是個年邁之人，屈打成招何足信，怎對舉國眾臣民？你二人天理良

心俱不問。（白）奸賊呀——（接唱散板）難道說就不怕明有王章、暗有鬼神！！

張孝傑：哎——（唱西皮搖板）老元戎說話理不順，高長命供狀甚分明，我二人奉的是狼主命，你在法堂胡言亂語就是欺君。

蕭惟信：好好賊——（唱散板）怒髮衝冠難消恨，膽大的賊子敢胡云，將袖揎拳打奸佞——（亂錘）打張孝傑介）

張孝傑：千歲救命啊！

（掃頭）乙辛推蕭惟信，蕭作身段）

蕭惟信：好好賊呀——（吐血介）嗚啞——（身段死介）

張孝傑：哈哈——這老兒他氣死了！

乙 辛：將屍體送歸他府，就說在法堂之上，暴病而亡。

二旗牌：啊！（扶惟信下）

乙 辛：帶馬入朝。

（二旗牌帶馬、乙辛、孝傑上馬、衆同下）

第十場 信纜

（四太監，二大太監，天祐帝上）

天 祐：好惱！（唱西皮搖板）一腔怒火高千丈，（接唱流水）蕭觀音做事壞綱常，孤王狩獵陰山往，她不該私通那趙惟

一穢亂椒房，將身且坐孤的寶殿上，（坐外場，接唱搖板）不能夠肅宮闈怎理家邦？

乙 辛：（內）走！（同張孝傑上）參見狼主。

天 祐：審問趙惟一，怎麼樣了？

乙 辛：趙惟一畏罪，咬舌而亡，有高長命供狀，娘娘親筆詩詞在此。（呈供狀，詩詞介）

天 祐：待孤看來，（展看介）果然是她的筆跡，十香詞——（怒介）身為國母，作此淫艷之詞，真真的可惱！

張孝傑：啊狼主，此詞乃是皇后賜與那趙惟一的。

天 祐：怎見得？

張孝傑：狼主請看，紙尾所書七言絕句，明為漢宮懷古，暗藏（指點介）「趙惟一」三字，乃是娘娘懷念趙惟一之意也。

天 祐：（大怒）好惱呀——（唱西皮散板）為國母作淫詞甘居下賤，私通了趙惟一她膽大包天，回頭便把內侍喚，（白）

內侍！

大太監（甲）：如婢在。

天 祐：（接唱散板）到東宮宣皇后把孤的旨意來傳。（白）傳孤旨意，宣皇后前來，不可走漏消息，快去、快去！

大太監（甲）：領旨！（下）。

天 祐：乙辛、張孝傑。

乙 辛：（同）臣。

張孝傑

天 祐：留下供狀詩詞，出宮去吧！

乙 辛
張孝傑：(同) 尊旨！(挖門出去，乙辛拍張扇，挑拇指介，同下)。

蕭 后：(內唱西皮倒板) 忽聽得內侍把旨傳——(大太監(甲)、蕭后，車仗推輦上)(接唱散板) 對菱花勻粉黛重整朱顏，

想必是狼主爺心回意轉，他召我進宮來再續前緣。來至在玉階前忙下車輦——(下車、挖門進去，跪介，白) 臣妾
見駕……

天 祐：好賤人！(踢后屁股坐子介)

蕭 后：哎呀！狼……主呀——(接唱散板) 見狼主發雷霆我的膽戰心寒，(白) 狼主氣……沖牛斗。為著何來？

天 祐：就為妳來。

蕭 后：為臣妾何來？

天 祐：妳姊姊做的好事呀！

蕭 后：……(茫然不解) 臣妾做了何事呀？

天 祐：(擲供狀詩詞介) 妳自去看來。

蕭 后：(拾起，跪看介，(叫頭)) 狼主呀——臣妾托體國家，富貴已極，況且誕育儲君，焉能做此不才之事！?

天 祐：住口——妳說未做不才之事，難道說這艷語淫詞，不是妳親筆所寫，賜與那趙惟一的麼？

蕭 后：此乃宋國皇后所作，臣妾書賜單登兒，與趙惟一何涉？

天 祐：呀呀呀！(唱西皮散板) 強辯之詞誰來信？詩中藏有那廝名，咬碎牙根取爾的命——(亂錘) 持金瓜打后，衆小

太監環跪，二大太監跪攔，天祐踢倒一大太監，打蕭后傷額，后昏絕——坐小邊，(掃頭)(白) 打入冷宮，白綾

賜死！

衆 ；(叩頭介) 狼主開恩！狼主開恩！

天 祐：爾等不得多言，緊閉宮門，將尚方寶劍掛出，誰敢與她講情，捉頭來見！(甩袖、撩袍、下)

大太監(甲)：唉——(帶四小太監擁蕭后下)

大太監(乙)：哎呀且住！狼主怒氣不息，滿朝文武，誰敢多言？不免報與阿哥、格格知道便了。(下)

第十一場 哭宮

(落二道幕)(吊場)

(四小太監、大太監(甲)——捧劍上)

大太監(甲)：孩子們！

衆：有！

大太監(甲)：宮門緊閉，將尚方寶劍懸掛起來！

衆：啊！(同下)

(幕啟，宮門佈景——紅牆、朱門、金釘、獸環、上搭樓閣，門上掛寶劍。)

太子：(內唱高撥子倒板)晴天霹靂當頭震——(太子，公主同上，翻吊毛，起來，跑圓場，邊跑邊唱迴龍)心如焚

(娃娃生飾)

……

公主：(接唱)氣難平……

(娃娃旦飾)

太子：(同唱)骨肉關情，母子連心，好教人血淚沾襟——

公主

太子：(接唱高撥子原板)母后無端遭誣譖。

公主：(接唱)含冤負屈向誰申？

太子：(接唱)衆朝臣俱似寒蟬噤，不顧生死求告天倫。

公主：(接唱)脚步踉蹌……

太子：(同接唱、唱散)朝前奔——

公主

(公主跌倒——跪步，太子拉住——蹉步、朝宮門一望、跌屁股坐子)

太子：(同驚介)啊!!(起接唱)尚方寶劍懸掛宮門！

公主

太子：哎呀妹妹！宮門緊閉，尚方寶劍，懸掛城樓，如何是好哇？

公主：你我跪在金水橋邊，痛哭哀告，求得父王心軟，也未可知！

太子：言之有理。(同跪介，(叫頭)父王！)

公主：爹爹！

太子：(同哭介)父王啊……

公主

太子：我母后被奸人所害，受了不白的冤枉，求父王開恩，饒她不死，也免得孩兒們，抱恨終天……

公主：父王要是不允，我兄妹二人，情願替母后一死，求父王開恩哪——(同哭介)

大太監(甲)：阿哥、格格，狼主怒氣不息，將尚方劍懸掛宮門，那個替娘娘講情，定斬不赦！

太子：(同) 哎呀！

公主

公主：(唱撥子散板) 父王做事心太狠。

太子：(接唱) 眼睜睜生死兩離分。

公主

太子：(同接唱) 兄妹們直哭得聲嘶氣(哭頭) 哽——(相抱哭介) 兄長賢妹呀——

公主：(神介) 罷！(接唱) 黃泉路上相伴娘親。(欲跳玉帶河、太子攔介)

大太監(乙)：(急上) 阿哥！格格！狼主要將娘娘白綾賜死，你二人若不快往冷宮，只怕母子們就不能相見啦！

太子：哎呀、妹妹呀！妳我去到冷宮，見母后一面，再尋短見，也還不遲！大太監(乙) 拉太子，太子拉公主，走反

圓場，公主跪倒，同蹉步，蹉步下)

第十一場 齊恨

(落二道幕) (吊場)

(四小太監、大太監(丙) 捧朱紅盤貯白綾、(急急風) 下) (音樂牌子)

(內合唱)：「殘雲自鄙趙家粧，卻讀清詞愛十香，誰識謔言稱二絕，禍機從此已包藏。」

蕭后：(幕後唱二黃倒板) 平地裡起風波橫遭誣陷——(幕啟，冷宮佈景——黑色盤龍楹柱，淡青帷幕，蒙塵網，正中擺白

木牀，牀側立燈檠——掛宮燈，打燈光) (蕭后坐牀上，一宮女侍立)

蕭后：(哭介) 喂呀……(唱二黃散板) 恨君王不分皂白，他輕信讒言，二十載海樣深情全然不念，鐵骨朵劈頭蓋臉

將我摧殘，似這等極枉奇冤百口難(哭頭) 辯——蒼天爺呀——

太子：(內哭喊) 母后哇——

公主

蕭后：哦——(接唱) 猛聽得宮牆外哭叫聲喧。

(大太監(乙)、太子、公主上)

太子：(唱二黃散板) 在宮門直哭得天愁地慘

公主：(接唱散板) 我父王竟然是鐵打的心肝。

太子：（同接唱散板）悲切切來至在寒宮院——（對挖門見蕭后，跪倒膝行向後）

蕭后：同（叫頭）
姣生、我兒
母后、娘親、唉
兒——（相抱痛哭介）

蕭后：（接唱散板）見姣兒不由人心似油煎。（白）兒呀——為娘遭此不白冤枉，難逃一死，你等務要善保此身，勤習文

武長大成人，好與為娘報仇——唉——雪恨啊……（哭介，太子、公主同哭介）（唱反二黃倒板）強忍著滿腹辛酸把

姣兒來喚——（白）我兒——

太子：（同）母親！

蕭后：（同）娘
兒呀……（太子、公主大哭，后拉二人起介）

蕭后：（唱反二黃迴龍）進前來聽為娘幾句遺言，（原板）娘自從入宮來備承寵眷，三千粉黛一身專，實指望與你父百

年長伴，又誰知平地起下了禍端——（同哭，為二子女拭淚介）遭不幸中奸謀受人誣陷，乙辛賊施毒計他狡詐凶

殘，單登兒用巧言將為娘哄騙，詎去了手寫的詩詞激怒天顏，你父王發雷霆不容置辯，可憐我坐寒宮呼天不應，

搶地無靈，教為娘海底沈冤——（同哭，再為二子女拭淚介）娘自幼慕賢良，我豈肯自輕自賤？玉潔冰清可質皇天，

悔不該愛詩詞每就書翰，悔不該喜音律常弄管絃，方識得薄命紅顏（唱散）才高運蹇，（神介）忽然一事上心間。

（叫頭）哎呀，且住！想當年冊立之時，天降匹練一端，上寫「三十六」三字，只道是執掌三十六宮之兆，誰

知今日，我恰當六六之年，看來定數難逃，正該命盡於此了……（哭介）

太子：（同哭介）母后哇——（急急風）四小太監，大太監（丙上）

大太監（丙）：狼主有詔，賜下白綾七尺，請娘娘早早昇天！（捧盤過頂，跪介）

蕭后：（驚介，欲倒，太子、公主左右扶持）事到如今，我何惜一死？只求再見狼主一面，以訴冤情。

大太監（丙）：狼主怒發如雷，奴婢不敢轉奏。（叩頭介）

蕭后：（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狼主他……他與我情絕義斷，（叩首介）三叩首辭金闕血淚漣漣，捨不得年邁

爹娘難得（哭頭）見——爹娘呀……（叩頭，起介）（撫太子、公主，拭淚介）捨不得一雙兒女尚在童年，「三十

六」匹練識文非虛誕——（白）罷！（接唱散板）七尺白綾了卻塵緣。（執白綾亮住，眾環跪介）

太子：（同喊）母后——（哭介）
公主：
衆：（同）娘娘——

（落前幕）（音樂牌子）

（內合唱）「遠宮終古恨綿綿，淚血頻聞泣杜鵑，譜得新詞成絕調，豈知文字誤嬋娟」
（劇終）